

人類的喜劇

美·薩洛揚著
柳無垢譯

THE
HUMAN COMEDY

William Saroyan



行印書藝光文

美·薩洛揚 著
柳無垢 譯

人類的喜劇

文星書店印行

人類的喜劇

(全譯本)

有著作權★不准翻印

定價國幣七元正

著者 美 薩 洛 揚

譯者 柳 無 垢

發行人 陸 夢 生

發行所 文光書局

總店：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

分店：重慶中山一路三一八號

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

漢口 重慶 成都

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

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

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一版(滬)

總 8922-46

叢譯19 (164P.) 1000

獻給塔郭基·薩洛揚

我化了所有這些時候特別爲你寫這一部小說，因爲我要把它寫成一部特別好的小說，也許是我能夠寫起的最最好的一部了。而現在，在時間略微急迫之中，我終於試着寫起了。也許我可以等遲一點再寫吧，但是沒有人知道今後會發生什麼事情，也沒有人料得到在今後我會留下什麼樣的技巧和意向，因此我就稍爲趕緊了一下大胆地以我現在的技巧和意向嘗試了。

這部小說是爲你而寫的。我希望你會喜歡它。我已經儘可能地把它寫得樸素，雖然帶有一種嚴肅和輕快相混的風格——那屬於你的，也是我們家庭裏的一種風格。這部少說是還不夠的，那我也知道，但是那又怎麼樣呢？在你，你一定會覺得似乎已經夠了，因爲這是你兒子所寫的，而且懷着如此真摯的情意寫就

薩洛揚

威廉·薩洛揚

攸力栖茲

名叫攸力栖茲·馬卡梨的小孩子，有一天站在加利福尼亞州伊大卡城聖克拉勒道家屋後的場上。

一列貨車在遠處噴着氣，隆隆地響着。這孩子傾聽着，感覺火車開動時地面在他的腳底下震動着。當他走到鐵路和大道交叉的十字路口時，他剛巧趕上時候，看見整列火車在他面前駛過，從火車頭一直到車掌車。他向司機揮着手，但是司機沒有回答他。他向車廂裏另外五個人揮手，但是五個人中間一個也不回答。他們很可以向他招呼的，但是他們卻沒有。最後，一個黑人靠着一輛無頂貨車的邊沿出現了。

攸力栖茲也向這個黑人揮着手。於是一樁奇妙而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。這個人，這個黑皮膚而和其他所有的人不同的人，却向攸力栖茲回揮着手，大聲

喊着：「回家去了啊，孩子——回到我的老家去啊！」

這個小孩子和這個黑人互相揮着手，直到火車差不多看不見了才住手。

於是攸力栖茲慢慢地轉過身來，動身回家去。當他走着時，他依舊傾聽着火車行駛過去的聲音，黑人的歌唱聲和這句愉快的話：「回家去了啊，孩子——回到我的老家去了啊！」

當他轉過街角，望見馬卡梨的屋子時，攸力栖茲開始跳步走着，曲起一個腳跟。因為他這麼開心，他踏了個空步，竟跌了一交，但是他又站起來，繼續前行着。

他的母親在場上，正在餵飼料給雞吃。她看着這孩子踏了個空步，跌下去，又站起來，跳步走着。他敏捷安靜地走過來，站在她身邊，於是跑到雞窩裏去找雞蛋去。他找到了一個。他把它瞧了一回，揀起來，把它帶給他母親，非常小心地把雞蛋交給她——他這個動作的用意，沒有一個大人能夠猜得到，也沒有一個孩子能夠記在心裏講出來。

荷馬

他的哥哥荷馬坐在一輛舊自行車上，車子勇敢地 and 鄉道上的泥土掙扎着。荷馬·馬卡梨穿着報差的外衣，衣服簡直太大了；他頭上戴着的報差的帽子，却又不十分夠大。太陽在黃昏的平靜底恍惚中西沉下去——這種黃昏時的平靜是伊大卡人所深深地珍愛的。在報差的過遭，葉樹園和葡萄園靜躺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古老的，古老的泥土裏。

當荷馬最後駛到電報局前面時，在伊大卡正是黃昏時分了。窗子裏的鐘指着七點另二分。荷馬看見電報局經理施本格爾先生正在局裏數着一個電報上的字數，這電報是一個年約二十形容疲乏煩愁的青年剛遞給他的。當荷馬走進屋裏時，他聽着施本格爾先生和這青年人的談話。

「十四個字，電費由收電人付給，」施本格爾說。他停了一忽兒，向這青年

警視着。「短了一點兒錢吧？」

這青年不能夠立刻回答，但是不一忽兒他說，「是的，先生。短了一點兒。」

——但是我母親會寄一筆錢來夠我回家去的。」

「那一定的，」施本格爾說。「你一向在那裏呢？」

「我猜我什麼地方都不在啊，」孩子說，開始咳嗽着。「這電報要化多少時候才能夠送到我母親的手裏呢？」

「哦，」施本格爾說，「此刻在東部夜已經深了。有時候在深夜裏弄錢是不容易的呢，但是我會把電報趕快發出的。」施本格爾沒有向這孩子再看一眼，就在他的口袋裏一個個的摸著，拿出一把另錢，一張鈔票和一個熟雞蛋。

「拿了吧，」他說，「也許有什麼延擱。」他把鈔票交給這青年。可以等你母親寄了錢來再回給我，」他說。他指着這雞蛋。「這是七天以前我在酒排間裏揀來的。帶運氣給我的呢。」

孩子望着這鈔票，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他說。

「沒有什麼的，」施本格爾說。

「多謝了，」孩子說。他停住了，驚異而困惑。「多謝了，」他又說了一聲，忽忽地走出電報局去。

施本格爾把電報送到夜班電報司機兼總電務員威廉·葛羅根那裏。「作它付了費的電報發出去吧，威廉，」他說。「我替他付好了。」

葛羅根先生把他的手按在「電鈕」上，開始一個字一個字的把電報「達達」地拍發出去：

賓雪法尼亞州約克城平特爾街一八七四號

瑪加萊特·施脫立克曼太太

親愛的媽請電匯三十元要回家安好一切均好

約翰

荷馬·馬卡梨在放電報的桌子上仔細看了一回，看有沒什麼要遞送的，或者

有沒有什麼電報要去收來拍發的。施本格爾先生面孔像僵屍似的迷惑地看住他，於是同他談話了。

『你可喜歡做一個報差嗎？』他說。

『我可喜歡做報差嗎？』荷馬說。『這工作我比什麼都喜歡呢。這工作的確使你有機會看見許許多多不同的人物。也的確使你有機會到許許多不同的地方去呢。我要做一個電報局裏的從未有過的好的報差呢。』

『好吧，』施本格爾說。『可是別闖禍把自己跌死了——別走得太快。要敏捷地到達目的地，但是別走得太快。對個個人都要和氣——在電梯裏要脫帽，最重要的，別把電報丟掉。』

『是的，先生。』

『作夜班和作日班是不同的呢，』施本格爾繼續說。『送電報到唐人街或是到荒僻的地方去是會使人受驚嚇的——哦，可是別讓它嚇了你吧。人就是人。別怕他們。你有幾歲了？』

荷馬咽了一口氣。『十六歲，』他說。

『啊，我知道的，』施本格爾說。『你昨天已經說過了。除非一個孩子滿了十六歲，按規矩，我們是不雇用他的，但是我想我就試你一下吧。你有幾歲了？』

『十四歲，』荷馬說。

『哦，』施本格爾說，『再過兩年你就是十六歲了。』

『是的，先生，』荷馬說。

『假如碰到什麼事情你不懂得的，』施本格爾說，『你來問我好了。』

『是的，先生，』荷馬說。他停了一下『歌唱電報又怎麼樣呢？』

『沒有什麼的，』施本格爾說。『這種電報我們接到得不多的，你有一個很好的嗓子吧，不是嗎？』

『我以前時常在伊大卡的第一長老會主日學校裏唱歌的，』荷馬說。

『那好極了，』施本格爾說，『我們的歌唱電報須要的就是這種嗓子。現在

我們就算它有人打一個生日賀電給那邊的葛羅根先生吧。那你怎樣唱呢？」

荷馬跑到葛羅根先生那邊去，唱着：

「祝你生日快樂啊——」

祝你生日快樂啊——

生日快樂啊，親愛的葛羅根——

祝你生日快樂啊。」

「多謝你，」葛羅根先生說。

「唱得好極了，」施本格爾對荷馬說，「但是你可不說『親愛的葛羅根』，你應該說『親愛的葛羅根先生』。你一星期十五塊錢的工資怎麼用呢？」

「給我母親，」荷馬說。

「很好，」施本格爾說。「從現在起，你是做工了——正式的工作呢，你是

個電報局機構裏的一份子。留心事情——細心聽着吩咐——張開你的眼睛和耳朵。『電報局經理掉開視線向空處呆望了一忽兒，於是說，『你替你自己的將來作了一個什麼樣的計劃呢？』

『將來嗎？』荷馬說。他稍爲有點難爲情了，因爲他整個一生，一天又一天的，都一直忙着計劃一個將來，就使是下一天的將來也罷。『哦，』他說，『我不大確得定，但是我猜我希望有一天會成一個有名人物。也許是一個作曲家，或是類似的人物——有一天。』

『那好極了，』施本格爾說。『而此地剛巧是一個合適的起點呢。你的四週都是音樂——真正的音樂，直接從人們的心靈裏發出來的。你聽見那些電鈴嗎？美麗的音樂啊。』

『是的，先生，』荷馬說。

施本格爾突然問道，『你知道百老匯路的蔡德頓麵包店在那裏嗎？這裏是兩毛五分錢。（註一）你去給我買兩個隔夜的菓仁麵餅來——蘋果和椰子奶油的。』

兩毛五兩個。」

「是的，先生，」荷馬說。他接住了施本格爾丟給他的兩毛五分錢，就奔出局去。施本格爾望着他的後影，慢慢地沉入懶散愉快而思鄉病似的夢幻裏去了。當他從夢幻裏醒來時，他轉向電報司機說，「你覺得他怎樣？」

「他是個好孩子，」葛羅根先生說。

「我想他是一個好孩子，」施本格爾說。「從聖克拉勒道的一個貧窮的好家庭裏出生的。父親沒有了，哥哥在軍隊裏。母親在夏天的時候在肉食包裝廠裏工作。姊姊在州立大學裏念書。他比規定的年齡短了兩歲，就是如此。」

「我麼，比規定的年齡大了兩歲，」葛羅根先生說。「我們會搞得很好的。」施本格爾從他的寫字檯邊站起來。「假如你要找我的話」他說，「我在卡裴脫酒店。你們兩個把菓仁麵餅分了吧——」他停住了，呆瞪着，驚異得話都說不出來了：馬荷正拿着兩個用紙包着的菓仁麵餅奔進局裏來。

「你再說一次，你叫什麼名字呢？」施本格爾差不多向這孩子大嚷了。

「荷馬·馬卡梨，」荷馬說。

電報局經理把手臂挽住這新來的報差。「好吧，荷馬·馬卡梨，」他說。你正是局裏夜班上所需要的孩子呢。你也許是聖約茲流域這一帶跑得最快的傢伙了。而且，你有一天會做一個大人物的呢——『要是你活着的話。因此，留心使你自己活下去吧。』他轉身走出電報局去，一邊荷馬正試着了解這個人所說的話底意義。

「來吧，孩子」葛羅根先生說，「菓仁麵餅。」

荷馬把麵餅放在寫字檯上葛羅根先生的身邊，葛羅根先生繼續講着。「荷馬·馬卡梨，」他說，「我叫威廉·葛羅根。人家叫我威萊（註二），雖然我有六十七歲了。我是一個老資格的電報司機，留在世界上的最後一個了，我也是這局裏的總電務員。我也是一個記得過去世界裏許多奇妙事物的人。我也很餓了。讓咱們倆把這兩個麵餅大嚼一頓吧——菓菓的和椰子奶油的。從現在起，你和我就是朋友了。」

『是的，先生，』荷馬說。

老電報司機把一個菓仁麵餅切成四塊，他們開始吃椰子奶油。

『我隨時都會叫你替我當一件差使的，』葛羅根先生說，『同我一起合唱呀，或是坐下來和我談談呀。假如我喝醉了酒，那我希望你對我有一種很深的了解呢——也許十二歲以上的人都很難有的一種了解。你幾歲了？』

『十四歲』，荷馬說，『但是我想我有很好的了解力呢。』

『那好極了，』葛羅根先生說。『那我就把你的話當真了。每天晚上在這局裏，我都要靠你保證我能夠行使我的職務的呢，假如你搖我不醒，你就在我臉上潑些冷水——跟着就到卡裴脫酒店去買一杯熱的黑咖啡來。』

『是的，先生，』荷馬說。

『可是，在街上呢，』葛羅根先生繼續說，『那辦法就完全不同了。如果你看見我醉醺醺的，你走過我身邊的時候就向我致意問好，是可別提起關於我的幸

福之類的話。我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呢，寧願不作爲社會所關懷的對象。」

「在局裏是冷水和咖啡，」荷馬說。「在街上就致意問好。是的，先生。」

葛羅根先生繼續說下去，他滿嘴都是椰子奶油。「你覺得戰爭結束以後，這世界會變得好一點嗎？」

荷馬想了一忽兒，於是說，「是的，先生。」

「你喜歡椰子奶油嗎？」葛羅根先生問。

「是的，先生，」荷馬說。

電報機「捷捷」地響起來了。葛羅根先生接了電報，在打字機前坐下，但是繼續講着。「我麼，也是喜歡吃椰子奶油的，」他說。「也是喜歡音樂的，特別是唱歌。我相信我剛才聽見你說你從前在主日學校裏唱過歌的呢。多謝你，請你在我打這個從華盛頓拍來的電報時，唱一支主日學校的歌兒給我聽聽吧。」

當葛羅根先生把電報打出來的時候，荷馬唱「萬古之石」。這電報是打給加利福尼亞州伊大卡城 G 街一二九號羅沙·聖都佛爾太太的，在電報裏，軍政部